

逆境中的王阳明和唐伯虎

明朝文脉璀璨、俊才接踵。王阳明和唐伯虎都生于明中期,二人年岁相仿,天资卓绝,皆怀青云之志,奈何命运无常,各自遭遇了倾覆人生的逆境,却最终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。

后世文艺作品和坊间传闻,都误把唐伯虎描绘成风流绝代、才情盖世的人生赢家,但他真实的一生可谓命运多舛,青年时期至亲接连去世,而后一场突如其来、震惊朝野的科场大案,击碎了他半生幻梦。早已习惯繁花簇拥、盛名



历史故事

加身的唐伯虎,怎能接受人生这般骤然坠落?自此,他心灰意冷,寄情山水、沉

溺诗酒,以放浪形骸掩藏心底的苍凉苦楚,深深困于功名落空的执念之中,始终放不下年少荣光,走不出这个人生低谷。

那么,比唐伯虎小两岁的王阳明,是否就平步青云、一帆风顺呢?答案显然是否定的,他遇到的逆境,差点让他性命不保。只因刚正不阿、直言进谏,触怒了不可一世的“明朝三大权宦”之一的太监刘瑾,惨遭廷杖牢狱、百般折磨,被贬至荒芜贫瘠的贵州龙场,一路还有刘瑾派出的杀手追杀。彼时的龙场,瘴气丛生、蛮荒闭塞、居所破败、衣食无依,生死朝夕难料,纵然凄惨至此,王阳明也并未怨天尤

人、消极沉沦。

从“前途无量”到“穷途末路”,王阳明的人生劫难丝毫不逊于唐伯虎。然而,越是“水穷处”,越是“云起时”,隔绝尘世喧嚣和功名利禄,他于苦寒困顿中叩问大道、通透本心,终成“龙场悟道”,勘破世间万物本源之理,创立了光照后世的“心学”。

纵观二人一生浮沉,命运的分水岭不是天赋高低,而是逆境之中的心性取舍。境遇由天定,心性靠己修。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,从来不是顺境中的光鲜夺目,而是逆境中的自持、坚守与修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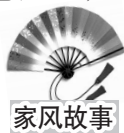
(摘自《新民晚报》)

祖籍山东琅琊(今临沂)的颜真卿,出生于大唐长安的钟鸣鼎食之家。然而,他引以为豪的,不是衣食无忧的生活,而是家学渊源——祖上可追溯到位列孔门七十二贤之首的颜回;其五世祖颜之推曾写下《颜氏家训》。

不幸的是,家风清正颜真卿遇到的是杨国忠当权,开元盛世被唐玄宗“玩砸”了的时代。安史之乱爆发,颜真卿原本一介书生,却指挥若定,屡立战功。颜氏一门,有30余人在平叛战争中为国捐躯。颜真卿勤王有功,自然要升官,一起升上去的,还有铮铮风骨。因直言敢谏,他连续得罪了此后三任宰相。

宰相卢杞借刀杀人,说服皇帝派颜真卿去劝降反叛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。颜真卿知道这是死路一条,但义无反顾地前去劝降。不出所料,李希烈将其囚禁,并劝说颜真卿充当他的伪宰相。颜真卿正气凛然,反问:“难道你没听说过颜常山吗?那是我的从兄,安禄山谋反,他首举义师,后被俘,临死仍骂贼不绝。老夫年近八十,死而后已,岂能丢了气节。”最终被叛将缢死。回过头来,再看颜真卿五世祖颜之推写的中国家风教育史上的巅峰之作——《颜氏家训》。开篇即言:“夫圣贤之书,教人诚孝,慎言检迹,立身扬名,亦已备矣。魏、晋已来,所著诸子,理重事复,递相模效,犹屋下架屋,床上施床耳。吾今所以复为此者,非敢轨物范世也,业以整齐门内,提撕子孙。”

(摘自《天津日报》)



家风故事

“无可无不可”这五个字,初听似是无主见的随波逐流,它语出《论语·微子》,是孔子在评价古代隐士时所言:“我则异于是,无可无不可。”原意是处世不拘泥于死规矩,以符合道义为准则,灵活权变。然而,将这五个字从儒家庙堂移入乱世江湖,真正将其演绎到极致的,却是汉高祖刘邦。

东汉初年,军阀隗嚣与名将马援曾有一场著名的夜谈。隗嚣问马援,光武帝刘秀与汉高祖刘邦相比如何?马援答道:“不如也。高帝无可无不可;今上好吏事,动如节度,又不喜饮酒。”

刘秀“动如节度”,行事严谨合规;而刘邦的“无可无不可”,可能并非世人以为的没有底线的流氓行径,实则是乱世中打破僵局的破局之道。他不被身份、情绪甚至世俗伦理所绑架,只以“大局”为唯一准绳。

面对儒生,他曾粗俗地往人帽子里撒尿,可一旦对方能献策定天下,他立刻洗脚更衣,奉为上宾;面对项羽要烹杀其父的威胁,他能面不改色地回敬一句“分我一杯羹”。在刘邦的字典里,没有什么绝对“可”或“不可”的,一切都可以作为筹码随时舍弃。

所谓“无可无不可”,绝非平庸者的随波逐流,而是强者在洞悉世事规律后的游刃有余。不被标签定义,不被情绪影响,保持一份不被裹挟的清醒,这或许才是这五个字留给后人最深刻的启示。

(摘自《今晚报》)



哲理故事

负责任就是从细节做起

我们都很敬佩已故总理周恩来的胆识和谋略,但他那种关注小事、成就大事的本领,更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。

当年,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就敏锐地发现,周恩来具有一种罕见的本领,他对一些事情的细节非常认真。因为他发现,周恩来总理在晚宴上为他挑选的乐曲正是他所喜欢的那首《美丽的阿美利加》。

周恩来总理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是异常严格的,他最容不得“大概”、“差不多”、“可能”、“也许”这一类的字



处世故事

眼。有次北京饭店举行涉外宴会,周恩来总理在宴会前了解饭菜的准备情况时,他问:“今晚的点心是什么馅?”一位工作人员随口答道:“大概是三鲜馅的吧。”这下可糟了,周恩来追问道:“什么叫大概?究竟是,还是不是?客人中间如果有人对海鲜过敏,出了问题谁负责?”

生活就是由一些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构成的,在倾心于远大的理想和宏伟的目标时,我们不应忽略了不该忽略的小事情、小细节,以免在接踵而至的小事面前手忙脚乱,忙于应付。

(摘自《莱西市情》)

没有小角色,只有小演员

9月24日,中国国家话剧院表演艺术家、一级演员游本昌,因病在北京去世。

1956年,23岁的游本昌以上海戏剧学院专业第一的成绩毕业,进入中央实验话剧院(现中国国家话剧院)。怀揣憧憬的他没料到,等待自己的是长达30年的“绿叶”生涯。

在话剧《大雷雨》里,他演一个出场仅19秒、一句台词都没有的农奴。角色只有一句话的描述,只需从舞台一侧走到另一侧。可



名人故事

他为此翻阅了包括奥斯特洛夫斯基原著在内的19本相关书籍,琢磨农奴粗布衣服质感、草鞋的重量,连步伐都反复推敲。演出那天,他低着头缓缓走过舞台,行至中央忽然驻足抬头,眼里噙满泪水却强忍着不落下。演出后,《人民日报》的一篇文章里专门提到了这个角色,称“这是一个经典的龙套”。

从1956年到1985年,近30年里,游本昌饰演了79个角色,77个都是龙套。直到第80个角色,他才第一次演上主角。《济公》播出后,家家户户

都守在电视机前。“鞋儿破,帽儿破,身上的袈裟破”——这首歌传遍了大江南北,游本昌52岁,终于红了。

他常说一句话:“没有小角色,只有小演员。”他说,照着月亮瞄准,总比照着树梢瞄准打得高。所以他要继续向前。

游本昌去世的这一天,很多人翻出了《济公》里那句台词,像是说给这个老人,也像是说给每一个记住他的人——“来来去去,起起落落,妄心生烦恼”。

(摘自《中国新闻周刊》)